

《帝君陰騭文刀法百種》

一冊。孫贇（漢南）據〈文昌帝君陰騭文〉全文五百四十四字刻印輯而成《帝君陰騭文刀法百種》此譜。有吳定章、葉夢林、及孫漢南自序各一則，是譜無板框，亦無書口字樣。每葉鈐印四方，印下無繫邊款，每印皆詳附釋文、刀法及印文出處。總錄印一百另一方。成譜於光緒二十一年（1841）。

附註：

文昌帝君，神名也。陰騭文乃勸人佈施陰德之文，自明代後期道教陰德陽報思想已廣泛被人接受。此譜應為稿本。

吳定璋《〈帝君陰騭文刀法百種〉序》全文內容

序陰騭文（文昌寶訓），顯明臧否（稽康幽憤詩），感人善心（應劭風俗通），其所言者（蘇東坡荀卿論），樹德務滋（壁經），日可晁之行也（義經），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（朱浮與彭寵書），閑邪存其誠（義經），猶胥願于箴言（壁經），先民有作（葩經），雕文刻鏤（漢景帝令二千百修職詔），是訓是行（壁經），遵奉之以及于茲（李翱去佛齋），習熟見聞（韓退之平淮西碑），不以為意（晉書），戶牖墻壁（王充論衡註），多為後所襲（杜子美秋述），未知以為令名者（孔叢），吁嗟乎不承權輿（葩經），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（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），漢南（庾信枯樹賦註），孫子（武經），多才與藝人也（韓昌黎原毀），敏而好學（魯論），唯曰不足（葩經），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永嘗起草（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），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（歐陽永叔刪正黃庭經序），究八體於豪端（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），而皆通其意（魯子固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），居閑（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），恐修名之不立（離騷），敦善行而不怠（戴經），亦將有感於斯文（王右軍蘭亭記），遂別創其規模（黃香九宮賦），務欲使人讀之（張耒荅李推官書），心生大歡喜（佛書），朝夕出入觀焉（王荊公君子齋記），足以正身虞意（王鳳東平求子史對），是亦不為無益（刪正黃庭經序），是故（大學），刃披虹霓（柳子厚晉問），追琢其章（葩經），節解句斲（馬融長笛賦），勒之金石（歐陽永叔畫錦堂記），伊考自遂古（班固典引），鳥策篆素王牒石記（左思吳都賦），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（歐陽永叔集古目錄序），各有所採（賈逵條具二傳奏），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（陸機文賦），分陰分陽（周濂溪太極圖說），或文或質（嵇康琴賦），長短相補（秦觀奇兵論），奇偶相配（孔子家語本命解），倨句磬折（考工記），俯仰左右（歐陽永叔豐樂亭記），擬議以成其變化（義經），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（班固西都賦），而莫有同者焉（畫記），非志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（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序）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（韓退之荅李翊書），智刃所游（王巾頭陀寺碑文），不惟其法惟其意（蘇老泉春秋論），聚古今之精英（蘇長公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），篤之以累年之業（家語），克廣德心（葩經），筆鋒益強（東萊博議），爭飛朱鳥（羅浮山記），亂走丹蛇（兵書），雲霞互舉（仙遊錄），氣象萬千（范文正公岳陽樓記），若抉宇宙之秘剖判而出其藏焉（白傅雞距筆賦），善哉技蓋至此乎（莊子養生主），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（李太白語），

彫削既成(梁昭明太子謝賚水犀如意啟),惠然肯來(葩經),以求詠歌其所志(韓文公送文暢序),且曰(左傳),印何累累(漢民謠),予豈不知而作(葩經),秦漢而還(李華弔古戰場文),字體變化如浮雲(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),追觀往法(杜林水災疏),因事制宜(漢元帝議罷郡國廟詔),其間損益增減(周禮註疏),所祖不同(漢武帝問賢良策),不能曉了此(法華經),鑄金石者難為功(班固異姓諸侯王表),譬猶瞽者之無相與(戴經),此一役也(左傳),平生力學所得(司馬溫公語),有知其說者(漢章帝議禮樂詔),按圖正端(五龍紀),皆有楷字注字處(韓退之與陳給事書),相與觀所尚(左思招隱詩),頗令學者得以自助(漢章帝論五經同異詔),信乎(魯論),博物君子也(左傳),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(司馬遷報任安書),為其可傳(風俗通),則風行而聲聞具達(正蒙),夫夫也(檀弓),良質美手(琴賦),海內寡二(漢武帝賜吾丘壽王璽書),輸寫心力(蔡邕上漢書十志疏),以致必傳於後(柳子厚墓誌銘),後之覽者(蘭亭記),熟亦有云而不珍(何晏景福殿賦),夫言陰德其猶自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(李士謙語),天子之未喪斯文也(魯論),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(漢章帝改元詔)。序陰鷲文(文昌寶訓),顯明臧否(稽康幽憤詩),感人善心(應劭風俗通),其所言者(蘇東坡荀卿論),樹德務滋(壁經),日可晁之行也(義經),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(朱浮與彭寵書),閑邪存其誠(義經),猶胥願于箴言(壁經),先民有作(葩經),雕文刻鏤(漢景帝令二千百修職詔),是訓是行(壁經),遵奉之以及于茲(李翱去佛齋),習熟見聞(韓退之平淮西碑),不以為意(晉書),戶牖墻壁(王充論衡註),多為後所襲(杜子美秋述),未知以為令名者(孔叢),吁嗟乎不承權輿(葩經),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(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),漢南(庾信枯樹賦註),孫子(武經),多才與藝人也(韓昌黎原毀),敏而好學(魯論),唯曰不足(葩經),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永嘗起草(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敘),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玩好之娛(歐陽永叔刪正黃庭經序),究八體於豪端(沈約齊故安陸昭王碑文),而皆通其意(魯子固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),居閑(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),恐修名之不立(離騷),敦善行而不怠(戴經),亦將有感於斯文(王右軍蘭亭記),遂別創其規模(黃香九宮賦),務欲使人讀之(張耒荅李推官書),心生大歡喜(佛書),朝夕出入觀焉(王荊公君子齋記),足以正身虞意(王鳳東平求子史對),是亦不為無益(刪正黃庭經序),是故(大學),刃披虹霓(柳子厚晉問),追琢其章(葩經),節解句斲(馬融長笛賦),勒之金石(歐陽永叔畫錦堂記),伊考自遂古(班固典引),鳥策篆素王牒石記(左思吳都賦),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(歐陽永叔集古目錄序),各有所採(賈逵條具二傳奏),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(陸機文賦),分陰分陽(周濂溪太極圖說),或文或質(嵇康琴賦),長短相補(秦觀奇兵論),奇偶相配(孔子家語本命解),倨句磬折(考工記),俯仰左右(歐陽永叔豐樂亭記),擬議以成其變化(義經),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(班固西都賦),而莫有同者焉(畫記),非志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(韓文公送浮屠文暢序),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(韓退之荅李翊書),智刃所游(王巾頭陀寺碑文),不惟其法惟其意(蘇老泉春秋論),聚古今之精英

(蘇長公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)，篤之以累年之業(家語)，克廣德心(葩經)，筆鋒益強(東萊博議)，爭飛朱鳥(羅浮山記)，亂走丹蛇(兵書)，雲霞互舉(仙遊錄)，氣象萬千(范文正公岳陽樓記)，若抉宇宙之秘剖判而出其藏焉(白傳雞距筆賦)，善哉技蓋至此乎(莊子養生主)，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(李太白語)，彫削既成(梁昭明太子謝賚水犀如意啟)，惠然肯來(葩經)，以求詠歌其所志(韓文公送文暢序)，且曰(左傳)，印何累累(漢民謠)，予豈不知而作(葩經)，秦漢而還(李華弔古戰場文)，字體變化如浮雲(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)，追觀往法(杜林水災疏)，因事制宜(漢元帝議罷郡國廟詔)，其間損益增減(周禮註疏)，所祖不同(漢武帝問賢良策)，不能曉了此(法華經)，鑄金石者難為功(班固異姓諸侯王表)，譬猶瞽者之無相與(戴經)，此一役也(左傳)，平生力學所得(司馬溫公語)，有知其說者(漢章帝議禮樂詔)，按圖正端(五龍紀)，皆有楷字注字處(韓退之與陳給事書)，相與觀所尚(左思招隱詩)，頗令學者得以自助(漢章帝論五經同異詔)，信乎(魯論)，博物君子也(左傳)，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(司馬遷報任安書)，為其可傳(風俗通)，則風行而聲聞具達(正蒙)，夫夫也(檀弓)，良質美手(琴賦)，海內寡二(漢武帝賜吾丘壽王璽書)，輸寫心力(蔡邕上漢書十志疏)，以致必傳於後(柳子厚墓誌銘)，後之覽者(蘭亭記)，熟亦有云而不珍(何晏景福殿賦)，夫言陰德其猶自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(李士謙語)，天子之未喪斯文也(魯論)，與凡百君子共弘斯道(漢章帝改元詔)。增益圖書(桓譚諫光武疏)，豈曰小補之哉(孟子)。吳定璋集。

葉夢林〈《帝君陰鸞文刀法百種》序〉全文內容

蓋聞燧皇鳥跡肇治三辰，羲帝龍書開天一畫，螭蟠虎踞兩金粟於倉階，鳳翥鸞翔吐玉符於闕里，六書既啟，八體相承，人師籀史之傳，家效鍾王之法，莫不珍同荆璧，非徒玩比隋珠，自秦碑苔蘚、漢碣風煙，懸針垂露孰辨龍蛇，鐵畫銀鈎不分蝌蚪，蔡中郎西京翰墨半屬斷簡殘編，李丞相東壁圖書久若殘山剩水，古學失傳，斯文日謬，奇非楊給事妄謂登程邈之堂，誤以石推官漫誇握蔡京之筆，揣摹神隔鉅釘習成，自昔已然，於今為甚。松陵孫子漢南，穎悟性成，聰明天授，寄情詩酒既豪邁而倜儻非常，樂志琴書復溫文而風流可愛，遍百家技藝，尤工古篆圖章，鑄琰剔琬狀若斷而復連，刻玉鏤金勢如斜而反直，竊謂先民矩矱固在奇而法，從來大雅規模尤貴變則化，必胸有成竹，斯目無全牛，睹茲絕藝，洵足空群，石破天驚何難揮毫立就，免起鶻落允能善刀而藏，極經營之慘澹，無非天巧人工亦渾脫而淋漓，益覺心閒手敏，方之秦漢名家曷以加茲，豈曰雕鏤小技不足多乎，龍章鳳篆奚必進思古人寶鼎琬戈，願即問之孫子。己亥上巳日，莫釐弟葉夢林書於南州草堂。

孫贇〈《帝君陰鸞文刀法百種》自序〉全文內容

自敘

余自卯角時，隸業苕城東林精舍中，性遂好古，每於課誦之餘，留心篆刻，自期將來名必列乎考古先生之林矣，而無如親老家貧，時有所不建，勢有所不能，故未得如予所願。既而隨叔父宦游于江浙之間，見世道之浮誇，儒風之不古，甚至

蒼君之鳥跡蟲書而反稱為怪誕，李斯之龍章鳳篆將欲目乎異端，噫世道之不可問也如此。是以游學金庭，卜築于第九洞天之畔，聊行醫藥以為衣食之謀，書畫刊鐫略寄娛情之概，雖然此身處乎林泉而此心豈竟忘禱復古，故矢心鐫成《帝君陰騭文》，百章內分佰體，復註明某為秦某為漢，上自先聖作字之源，下及前賢因時之變，至于篆文之來歷，刀法之源流，章章盡考，字字皆查，若鐫尋常之摘句，何敢冀長者之觀，敬刻陰騭之文章或者踵前賢之目，如云鍊之筆有精微則吾豈敢，無非借此帝君之垂訓而為篆刻已也，以言乎世道人心之上，未必無小補云。辛丑嘉平月之中浣書於碧螺山莊，吳江孫贊識。

書籍外觀：線裝 16.00X26.10cm

編著者：孫贊（漢南）

序跋者小傳：

孫贊（漢南）。生卒年不詳。江蘇吳江（今蘇州）人。字漢南，齋名為碧螺山莊。好琴詩，善百技，精書法篆刻。有《帝君陰騭文刀法百種》存世。

葉夢林（莫釐）。生卒年不詳。籍貫不詳。字莫釐，號省迷。齋名為南州草堂。嘗為孫贊《帝君陰騭文刀法百種》撰序。

吳定璋（友篁）。生卒年不詳。江蘇吳縣（今蘇州）人。字友篁。室名為玉燕堂。太學生。詩不分唐、宋，以新穎為歸，時有名論。與翁君琢山，稱東山二家。友人稱他「夙擅風華，煙霞成性」，無心經世理物，有意揚扞風雅。曾為孫斌《帝君陰騭文刀法百種》撰序。輯有《七十二峰足徵錄》存世。